

袁 鷹 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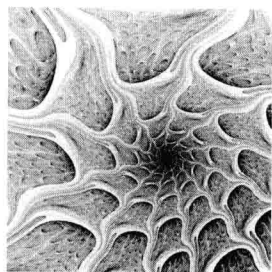
迷茫烟雨入红楼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故乡夜话
青山有幸埋忠骨
在上海遥望昆明
四上井冈
金沙江那万古涛声
小站
沈园思絮
师恩难忘
感激上海

生正逢辰

袁 鷹
著

从车窗里匆匆伸出头去往回一看，
小站却已笼罩在山坳的暮霭里了。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正逢辰

袁
鷹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鹰散文集：生正逢辰 / 袁鹰著.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4-044514-5

I . ①袁… II . ①袁…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9822 号

Yuan Ying Sanwen Ji: Sheng Zheng Feng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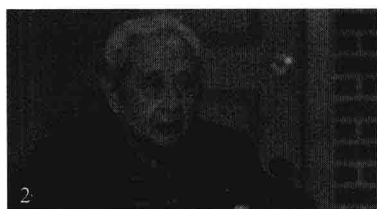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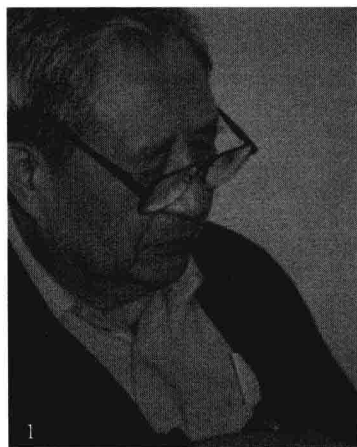
选题策划	游 滨	责任编辑	于 嘉	项目统筹	王冰烽 于 嘉
版式设计	张 珺	封面设计	宋双成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960mm 1/16		http://www.hepmall.com.cn
印 张	22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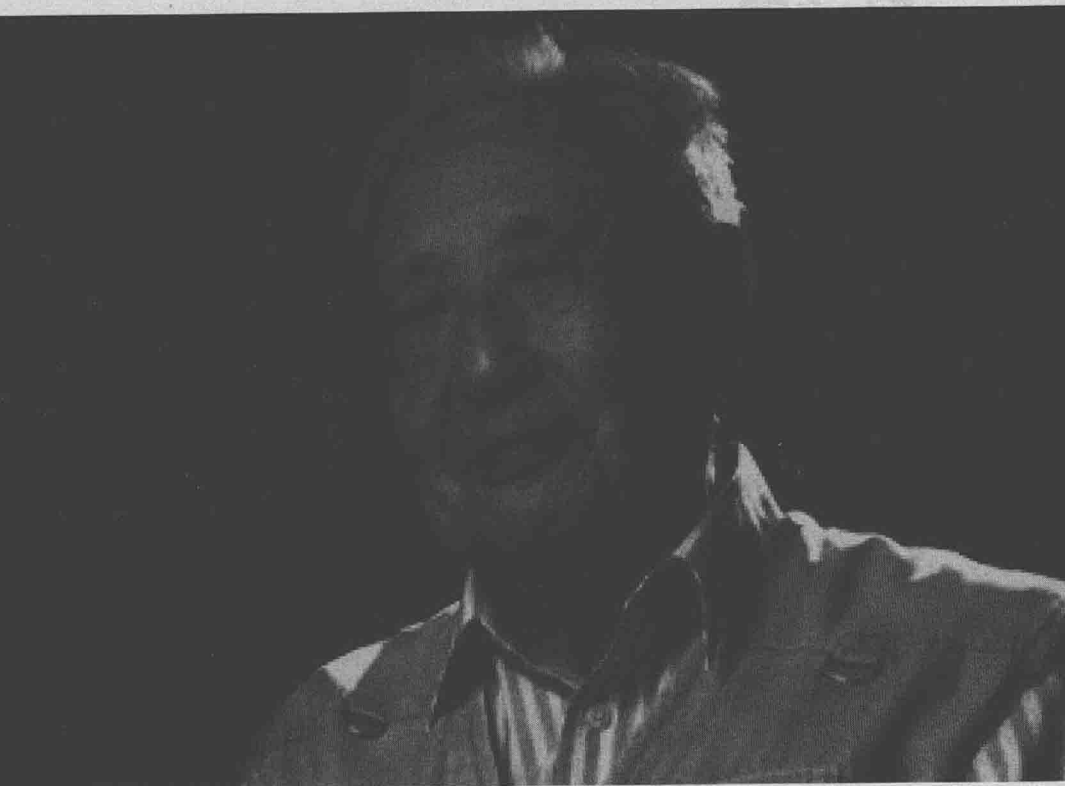
物 料 号 44514-A0



①文学中的思想者

②袁鹰发言

③生活中的袁鹰



袁鹰与文学的70年情缘

袁 鹰

散文集

目录

第1辑·风云记历

六十五年前一次暖意洋洋的盛会 / 2

狂飙为谁从天落 / 7

迷茫烟雨入红楼 / 22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 33

送赵丹远行 / 51

天安门和我 / 64

玉 碎 / 70

清明血泪祭 / 91

故乡夜话 / 97

十月长安街 / 104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 113

青山有幸埋忠骨 / 118

“我从来不悲观” / 130

讲真话：巴金老人留下的箴言 / 139

第2辑·逝水留痕

鲁迅逝世十周年祭在上海 / 152

在上海遥望昆明 / 162

四上井冈 / 173

金沙江那万古涛声 / 189

小 站 / 198

筏 子 / 202

湖州八记 / 205

沈园思絮 / 230

徜徉台北外双溪 / 242

孤舟一系故园心 /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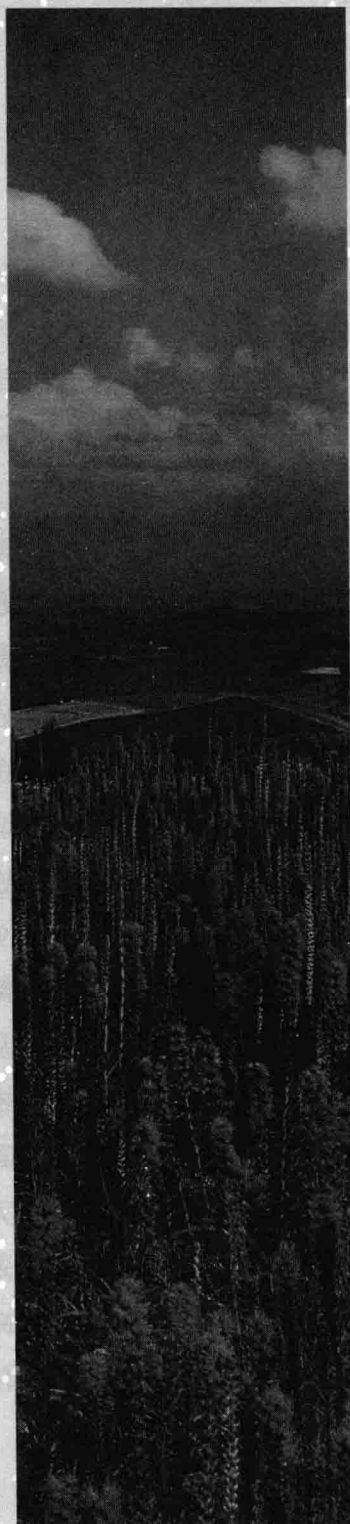
长河回首 / 262

师恩难忘 / 277

感激上海 / 313

后 记 / 344

第1辑·风云记历



六十五年前一次暖意洋洋的盛会

时光已过去六十五年，青年人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与会者绝大多数都已先后作古，但是那次盛会的洋洋暖意，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感受如同昨日。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地处闹市中心的西藏路八仙桥，九楼礼堂常常举行大型报告会等群众性活动。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我就在那里听过柳亚子、郭沫若等先生关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演讲。1949年6月5日，上海解放才一星期，正值大局初定、百废待兴之际，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九楼礼堂，有一次上海开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会。刚刚率领三野大军解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邀请一百六十多位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欢聚一堂。那番盛况，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老人都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据第二天《解放日报》以《为建设人民的新上海而努力，沪文化界昨盛大集会》为题的报道中，列举的名单有：

教育科学界：吴有训、周仁、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钟兆琳、陈鹤琴、茅以升、冯德培、钟伟成、杨铭功、杨卫玉、涂羽卿、曹未风、陈石英、蔡尚思、徐森玉、郭绍虞、李平心、张孟闻、吴若安、谢仁冰；

文学艺术界：巴金、冯雪峰、梅兰芳、周信芳、陈白尘、陈伯吹、章靳以、黄佐临、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秦怡、黄宗英、袁雪芬、刘开渠、庞薰栗、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陈知白、董天民；

新闻出版界：赵超构、周予同、杨刚、浦熙修、冯亦代、张明养。

这个名单显然很不完全，比如还有一些原上海地下文委、目前已经参加“文管会”工作，穿上军装或未穿军装的于伶、黄源、唐守愚、郑森禹、陈虞孙、姚溱、刘厚生等同志，他们都作为工作人员，分别接待各方面的到会者。会场里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

陈毅同志来到会场时，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人们不无惊讶和好奇地注视这位声威煊赫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对绝大多数与会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只有极少数进步文化人士三年前和谈时曾经在思南路“周公馆”见到过周恩来同志）。威震中外、使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闻风丧胆的大将军，这

天只一件白衬衣，一条普通军裤，像谈家常似的开始他的讲话。一开口便称“各位朋友”，而不称“先生、女士”，缩短了与到会者的距离，几句坦率而又随便的开场白，就将会场严肃凝重的气氛一扫而光。他首先对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上海解放的伟大意义；然后，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政策作了详尽的阐述和解释，坦率地说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后面临的许多困难，衷心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上海。他讲得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大话，没有空头支票。四川口音更增添了风趣诙谐。洋洋洒洒，谈笑风生，满场人士全神贯注，几乎都入迷了。掌声不断。如果说开头时那掌声还具有一定的礼貌性质，越到后来，就越是从内心发出的由衷赞佩。

三十年后，当时主持座谈会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从心底怀念我们的好市长》，是为了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的。文中深情地回忆那次长达四小时的盛会，他说：“在这次会上，陈市长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他的话是那样的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说，听了这次报告之后，上海的文化界就成了‘陈毅迷’，我想这不是假话。”

千真万确。从1843年上海开埠一百多年来，几曾见过这

种官民和谐的热烈场面呢？上了年纪的老文化人，也许记得从1927年国民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以后历任市长黄郛、张定璠、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直到抗战胜利后的钱大钧、吴国桢的名字，或者也听说过其中某些人冠冕堂皇的文告，见过报纸上刊登他们的照片，却从未见过庐山真面目。只有今天，解放了的上海，才有可能同共产党的市长坐在一起，共商建设新上海大计。当然，上海解放还不到十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观感还只是表层的印象，他们凭自己多年阅历，对共产党也不会那么轻信。由于听多了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宣传，其中有些人，不免还抱着敌意。今天，共产党一位高级领导人如此坦诚、如此率真地掏出心来同他们对话，他们自然就受到感染和感动，用自己的真情来回报了。原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在陈市长讲完话后立即激动地从座位上起立，叙述自己为了躲避国民政府三次逼他去台湾，曾在上海闭门不出，隐蔽数月之久。他提出“苦干”“实干”“硬干”三句话，作为新时代的口号。陈毅市长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激动地说：几个月来东躲西躲，提心吊胆，如果解放军不来，就会得神经病，现在总算被解放了。陈毅同志说：不是被解放，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带枪的从外面打进来，是会师了。几句话引起全场哗然。主持座谈会的夏衍请巴金同志讲话，巴金腼腆地站起，一开口便说：“我虽然也是

四川人，却是个不会讲话的四川人。”全场欢快地笑起来，陈毅市长也哈哈大笑。

那次座谈会给上海文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人们的心头如同吹过一阵和煦的春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真心诚意的，是平等待人的，是坦率友好的。这样暖意洋洋的盛会，我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间，不曾听说有第二次。

可惜，好景不长，盛筵难再。那一片团结祥和的春阳，仅仅两年以后，就开始受到冷风苦雨的侵袭。阵阵寒潮，“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了。

2014年11月追记

狂飙为谁从天落

——电影《武训传》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批判”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

用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以下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列有43篇文章题目、47位作

者、发表报刊和日期，另有3本已出版的关于武训的书，此处从略)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杨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